

# 七年磨一字 此处觅知音

李国正

十年来,虽不时翻阅《古汉语研究》,但她实在说不上有多深的了解。直到最近因为一篇几乎不能发表的文章得以面世,才从心底里被该刊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。

事情得从七年前说起。90 年上半年,从当时接触到的反训材料中,“乱”字是一个从古到今都说不清的问题,而它却是“反训”说的一个典型例证。出于给研究生讲课的需要,不能不把它弄明白。这样,我开始搜集和阅读、研究有关资料,随后写成一万二千字的论文,题目是《乱字探源》。次年 7 月,曾宪通、李新魁两先生来厦门大学,我谈到这个问题,两先生都觉得弄清此字对文字学和训诂学研究有重要意义。曾宪通先生特别提到,“乱”字的来源问题,学说界至今没有取得超迈前人的进展,勉励我把这个问题深入下去。今人说“乱”,一般以郭璞《尔雅》注为限。徐朝华先生深入一步,追溯到先秦诸子和经典传注用例,字形则直逼小篆。徐先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说法相反的结果,而对“乱”字形义的研究,则明显存在局限。91 年 11 月,中国语言学会第六次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,会间休息时,与赵诚、蒋绍愚两先生谈到“乱”的问题。蒋先生很谦逊地征求对他的著作《古汉语词汇纲要》的意见,我以为蒋先生归纳出的七类“反训”是有道理的,而引用孙德宣先生对“乱”字的说法则还需要深入探讨。研究“乱”字不仅要利用传世典籍,而且应当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。蒋先生极为赞同,叮嘱我一定要把研究结果告诉他。我对“乱”字的读音,一直存在怀疑。徐铉在《说文》里附的反切,为什么“辭”字是似兹切,“亂”字是郎段切呢?赵诚先生鼓励我把“乱”音郎段切的来源彻底弄清楚,而且教我用“围三留一”的排除法来论证“乱”的早期读音。这样,我对“乱”字的研究,由字形到字义,再到字音,进入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阶段。大约是 94 年吧,李荣先生因事来厦大,闲谈中提到反训问题。李先生说,目前学术界对反训问题争论不休,基本趋向于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反训。我说,不尽然。李先生说,你有什么新发现?我大致介绍了一下自己几年来研究“乱”字的情况,并且说:“郭璞在《尔雅》注和《方言》注里举出的例证,都被清人和今人一一推翻了,唯有一个例子站得住,这就是‘乱’,我有金文用例为证。”李先生说,那就赶快抛出来,赶快抛出来!95 年年底,《乱字探源》用手写体照相制版在《厦门大学学报》发表,很快收到蒋先生的信。蒋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对“乱”字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,同时也提出了二声字、同形字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黄金贵先生更寄来有关复印资料,指出“乱”字中的“乚”形符号即绕丝框之象形。另外我又获得了一些新的材料,可以把论文水平再提高一步。改写稿以《说乱》为题寄给了一家权威学术刊物,被认为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,该刊编辑部还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,但限于制版条件最终未能刊发,而一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。

一篇论文,耗时七年,六易其稿,却囿于技术条件不能发表,不能不令人沮丧。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中,想想论文压在抽屉里睡觉,还不如寄出去碰碰运气。两个月后,出乎意料收到了《古汉语研究》编辑部的来信,信中肯定了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,并提出文章最好压缩一些,再把其中的古文字用白纸编号书写。为了保证论文质量,编辑部还把清样寄给我校对。这些措施,大概都是编辑例行的日常事务,但在我看来,却是一种在当前十分难得的敬业精神。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,

有的学术刊物办不下去了,有的则向投稿的学者收取费用勉强维持,还有的干脆改变方向做起了生意,为什么《古汉语研究》走过了十年的创业之路,不但没有垮掉,反而越办越好呢?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,而坚持学术标准,千方百计克服困难,不遗余力帮助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问世,是团结广大学者,繁荣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保证。在《古汉语研究》创刊十周年纪念之际,我衷心祝愿刊物更加朝气蓬勃,永葆青春,为恢宏民族文化,振兴古汉语研究做出更大贡献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中文系;邮编:361005)(责任校对:舟人)

## “辜饶”索解

刘长东

《敦煌变文集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》有“不念二亲恩养力,辜饶弃(养)育也唱将来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)之句,检核伯二四一八号卷子,“辜饶”原卷作“辜饶”;下文“皆因不孝于慈父,尽为辜饶向母亲”,字亦作“饶”。

“辜饶”一词在敦煌变文中只见于此处,其意义蒋礼鸿先生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说:

“辜饶,辜饶……这个词与不孝同意,大概就是辜负的意思,‘绕’、‘饶’疑‘饶’字,就是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的‘饶俊须遭更姓字,任好终被变形仪’(页840)的‘饶’。”

蒋礼鸿先生对此不是太有把握,所以仍列入“变文字义待质录”中。郭在贻、张涌泉、黄征三位先生合著的《敦煌变文集校议》针对蒋礼鸿先生的解释说:

按:《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》之“饶”与下句“任”对文同义,是表示让步的连词,不能与“辜饶”之“饶”等同。今考《庐山远公话》云:“欲得后世无冤,不如今生修于净行,冤家永隔,不遑心肠。”(181页)“辜饶”之“饶”应与此处“遑”字义同,其本字当为“绕”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四:“绕,谓烦扰也。”《广韵·小韵》:“绕,乱也。”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四十七:“绕,恼也。”伯3079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:“魔女魔王入室也,作生绕恼唱将来。”“绕恼”同义连文,故“辜饶”当即“辜绕”,“辜”指辜负,“绕”指恼乱,与文意相合。”

郭在贻、张涌泉、黄征三位先生将“辜饶”二字拆开讲,为辜负恼乱之义,惜义有未安。

笔者认为“辜饶”之“饶”很有可能就是“较”的音误字,因为在中古音中,“饶”和“较”的读音近似。“辜较”或作“辜推”,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六“辜推”条云:“辜推:上古胡反,《说文》:‘皐也,从辛,古声’……下音角,或作较。”而“推”也有作“榘”的,音义亦同。“辜较”同于“辜榘”,《后汉书》《孝仁董皇后传》“交通州郡,辜较在所珍宝货赂,悉入西省。”李贤注:“辜较,解见灵纪。”《后汉书》卷八《灵帝纪》“初置驛驛廐丞,领受郡国调马。豪右辜榘,马一匹至二百万。”可见李贤也认为“辜较”与“辜榘”同。另外,“辜较”尚有作“酤榘”或“嫖榘”者。如《汉书》卷五十《郑当时传》“当时为大司农,任人宾客餽。”晋灼注曰:“当时为大司农而任使其宾客,辜较作餽也。”王先谦补注云:“辜较,字亦作酤榘。榘者,独也,言国家独榘酤也。此云辜较,亦谓令宾客任人专其利,故云辜较也。”王念孙在《读书杂志·汉书十六》中说“辜榘或作辜较,又作嫖榘,……辜榘,双声字也,……分言之则曰辜,或曰榘,……较与榘同。”《广雅疏证》卷六上《释训》说“嫖和‘榘’”“合言之则曰嫖榘,或作辜较。……略陈指趣,谓之辜较,总括财利,亦谓之辜较,皆都凡之意也。……嫖与榘,皆总括之意,故释言云:嫖,榘也”。笔者认为以上诸家的解说中,王念孙的说法论据充分,考辨精审,当以王说为是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信箱;邮编:610064)(责任校对:舟人)